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趙鼎曰仁宗皇帝時大臣嘗入寢殿問疾見帝蓋舊黃絕被宮人取被覆其上然亦黃絕也躬儉如此故仁恩溥漉四十二

年號稱至治至今雖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沈與求曰
臣聞元德皇后嘗用銷金緣皂襜太宗皇帝怒曰近日
宮中用度不足皆緣皇后奢侈所致以此見祖宗以恭
儉得天下自是家法上曰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
侈極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 右奉議郎浙西防托司
提點官鮑貽遜罷上之出視師也置防托司於臨安府
而以貽遜與左朝奉郎孫邦同領之至是監察御史張
絢言貽遜追集鄉民聚於寨柵人苦其擾邦不以為是

為貽遜所辱郡守梁汝嘉置酒和解之士民駭怪故貽

遜遂罷

防托司事始不見因此表出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

門宣贊舍人王繪自金國軍前還入見良臣等至平江見輔臣已金部員外郎吳并問金兵衆寡繪曰據所見不及二萬人而諜報及金人自言以謂四路各十萬人然未嘗見也日午對於內殿上問勞甚渥且詢敵勢繪舉冒頓匿壯士健馬故事為對且言願勿輕此敵翌日繪即乞致仕許之既而趙鼎召良臣問四路之數良臣

曰此副使為吳郎中言之若所聞審的則必奏陳時良臣等既為張浚所斥而侍御史魏矼亦言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尋好未有釁隙茲乃偽劉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偽劉挾金為重鯨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携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

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
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
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
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
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
之赤壁今劉豫挾金以叛視操孰順敵衆深入澤國視
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
聽其詭計惰喪士氣拱手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新

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
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
勝憤懣惟陛下為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

飭勵諸將力圖攻守上甚納其言

砥疏不得其日且附良臣入見之後王繪

乞致仕據繪甲寅錄云耳日歷無之六年四月三日自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落致仕充湖南制置大使司

屬官

是夜淮東宣撫司正將許世安王權劫敵柵於真

州之東北獲數十人

丙子賜趙懷恩隴右郡王印

丁丑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為湖北制置使司參
議官用岳飛奏也後二日執政進呈韓世忠辟官屬上
曰諸將所辟官屬稍正當則能裨益其軍政儻非其人
往往生事雖朝廷用人亦然書稱侍御僕從罔非正人
况其他乎沈與求曰致治之道在積賢耳左右前後皆
薛居州則邪枉之徒自然遠矣天下安得不治

是日吏部侍郎孫近禮部侍郎唐輝中書舍人王居正
權戶部侍郎劉岑同班入見以敵騎臨江也戊寅侍御

史魏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同班入見時侍從臺諫扈駕平江止此 右迪功郎楚州錄事參軍

權鹽城縣令劉舜士為右承務郎知縣事先是舜士率

吏民守境捍禦又拒敵檄不從故有是命舜士言道梗

無糧乃賜錢二千緡米五百斛詔鹽城權隸秦州

賜錢米在

庚辰隸秦

州在辛巳

已卯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偽承節郎定遠縣主簿朱從上命釋之既而曰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

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

遂付神武中軍仍給五人衙官券

十二月丙申給券

布衣王

蘋特補右迪功郎蘋侯官人通春秋舍法既行遂不就
舉至是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
君之心召對補官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
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於朝大抵
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

知湖南制置大使席益乞依李綱例於所在州軍寄造

酒又言本路闕官去處省部已下差下人未到間乞依折彥質例許臣選委權攝及奏辟一次許之庚辰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州郡公使造酒命官限年之任祖宗之法悉有定制昨李綱知潭州乞於所在州軍造酒既不指定路分又無所造石數是潭州得於天下州軍不限石數造酒今益乞依綱公議以為不可初綱知潭州應朝廷所差官並不令赴任自行辟置自後彥質繼之乞省部已差下人未赴任間許時暫差人權攝如一季內

未到即許審量奏辟比之李綱已極忠恕所以朝廷姑從其請兼彥質到任之初係經馬友鍾相殘破未久本路全然闕官是時權宜奏辟理或當然今湖南州縣稍已就緒而益乞依彥質例辟官公議亦以為不可欲望詳酌將益所乞造酒且依彥質就潭州寄造月不得過三十石其辟官候踰年依條不該赴任之人許行奏辟庶幾稍近人情從之

辛巳刑部尚書章誼往江上押燕犒軍還入見 命行

宮留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秦州防托通泰應
援淮東水寨權聽帥司節制上召進入對而遣之 秘
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議官陳桷丁母憂詔起復 偽
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
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其偽告令所屬焚
毀

壬午詔知宿遷縣劉澤等並各轉一官澤之來歸也徐
俯在樞筦欲斬其首送劉豫趙鼎以為不可至是始褒

錄馬

事祖已見
四月丙午

乙酉直龍圖閣新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晏敦復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
朝請郎通判漳州江躋守司農少卿躋先坐秦檜黨斥去至是趙鼎用之

丙戌賜偽齊右丞相張孝純偽知兗州李儔手詔曰朕惟強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惟爾士大夫蒙被德澤服在周行其肯失身偽庭事非其主顧迫

脅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孝純儔等內外親屬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各加存卹朕之於爾厚矣爾尚忘之邪其能洗心易慮束身來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他日孝純與偽尚書右丞李鄴論及本朝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爾孝純乃止

此據孝純所上書附見陸

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

是夜月犯昴太史以為敵滅之象上以

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

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趙鼎曰

當修人事以應之

上語在是月庚寅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事盡

矣天理無有不應者人事未盡而獨言天理亦悖矣然而天心仁愛人君常先事而為之兆有所宜禍則戒以災異有所宜福則開以禎祥戒以災異欲使之懼而知改開以禎祥欲使之勉而知遂苟惟觀災異而莫知改觀禎祥而莫之遂是直不知天意之所在而以人事自棄者也如是則離天人而為二其失遠矣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昴有滅敵之象舉范蠡之語以曉臣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修人事可謂善承天意也哉

丁亥參知政事沈與求以兄歸安縣主簿亭求有公事

定奪乞去位避嫌上不許 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
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於嘉禾遠近欣快不
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
助則宜盡勦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
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殺戮
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可矜臣妄意以謂凡所
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若
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

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
前將不復為用矣疏奏詔獎之 端明殿學士荆湖南

路安撫制置大使知潭州席益落職降充安撫使初命
樞密都承旨馬擴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屯武昌而令
益遣統制官吳錫一軍受擴節制至是樞密院言凡三
十一次劄催未肯發遣故謫之仍命錫星夜兼程之武

昌如違並寘典憲

馬擴除江西制置副使不得其日按
擴以十月丁亥方除密旨去此恰六

旬而益責詞乃云令下七十日之間乃在擴未召對之
前不知何也趙姓之遺史云詔撥吳錫崔邦弼兩軍付

馬擴益不奉詔此亦誤今從日
歷按史馬擴以辛巳除置副

初張浚至江上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
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金人
問愈吾聞張樞密已貶嶺南安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
書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戊子
愈等持昌書至行府浚言於上並補承信郎此以日歷及浚行狀
參修日歷云愈等於今月十四日回齋到右副元帥回書十四日戊子也行狀以為乙未今從日歷愈德補官
在此月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乞從便許之
癸巳

已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
伏使令已械送有司乞行竄責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
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
盜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部將梟其首自此更無一人犯
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 命都督府右軍統制
李貴以所部屯福山鎮

按史繫
戊寅日

郢州防禦使利州路

馬步軍副總管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田晟為護
國軍承宣使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權知

利州兼本路安撫使郭浩為彰武軍承宣使武功郎姚仲為拱衛大夫開州團練使降授武翼大夫郭仲復右武大夫文州刺史武翼大夫吳勝為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皆用殺金平之功也先是川陝宣撫使王似副使盧法原第其功自晟已下諸將凡九十三人皆進秩至是遂申命之似法原諸子亦以勞進秩二等而吳璘楊政優異推恩者不與焉

庚寅處州雄節卒陳轉特補保義郎時守臣耿延禧簡

兵以備調發而軍士謝紹葉新言即敵至斬延禧以順
番為轉所告論死故錄之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鱖魚鮓來進朕戒之曰
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
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仇愈
陞徽猷閣待制錄守城之功也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臯徐慶敗敵於廬州時敵
增兵復犯淮右仇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

一還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遣臯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臯慶以從騎數十人先至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臯即與慶出城謂敵衆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之敵兵失色臯舞稍徑前敵疑有伏即犇潰臯率騎追之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張琦至廬州城下又遣統制官靳賽至慎縣而還念歎臯之功以書謝飛盛稱其勇飛不悅移其功以畀慶後慶以奇

功自武功郎徑遷武功大夫開州刺史而臯止進二官

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熊克小歷參修但夢莘所云臯以十三騎襲敵軍五十里又云番偽大軍十餘萬去廬州百餘里而屯一夕皆遁此則未足據也番偽軍退自是糧乏不支非因廬州之敗據岳飛奏功狀稱實接戰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雖未免泛濫在其中然亦不止於十三騎明矣狀又稱追逐敵兵三十餘里今但云率騎追之庶得其實

臯慶明年二月推恩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知和州

趙霖知洪州分寧縣陳敏識知建昌軍方昭皆前有死守之功後坐文致之罪見被廢黜臣請為陛下言之和州自李儔納款之後水寨民社以霖為請霖在江東間

關赴難悉力措畫數與敵鬪屢拒他盜不廢耕植官私就緒冠於他郡民到於今稱之繼緣幕官私書時相移怒遂以按發屬郡用為互論獄司深文止坐公答霖之非辜亦已明矣敏識當金人初渡大冶道出武寧所遇迎降禍不再計分寧距武寧百里而近父老列狀願歸城於敵帥以保全鄉井敏識披胄示之示以先死率衆據險迄免侵軼縣之姦俠有欲乘間嘯亂者譎誘而殺之一邑賴以安堵僑寓士夫述其狀隣路監司上其功

既嘗進秩擢用偶挾私怒者得路託為䟽論遽送嶺外
監當借使不足為功又何罪之有昭守建昌苗傅之餘
黨韓世清者首殘邵武以衆數千徑犯軍城官吏軍民
盡欲逃去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
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賊圍而攻之矢石雨集凡
六晝夜昭鼓衆益厲攻者死傷十三四一夕遁去遂陷
臨川盖自通判而下咸被賞典獨昭未與是冬昭以敵
在臨川遣人約齋降書相去一驛之間慮為軍民脅持

既不可從又不能死乃以軍事委倅謁告寧親繼而論
罪編置屢經恩霈無路自明今霖罷處祠館敏識與昭
尚在罪籍臣若不為伸理非惟上負聖明耳目之寄且
使朝廷有忽功記過之失無以勸効死守節者伏望睿
斷霖等已往之過錄霖等未報之功量材叙用以為眾
勸亦今日之急先務也敏識時為降授右朝散郎先訟
枉於朝得旨改正霖為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奉祠家
居乃詔霖與郡昭改正命下而霖已卒矣

十二月壬寅
趙霖守本官

致仕

癸巳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朝廷不當除授差遣以妨軍務上曰言者欲大臣專意軍務誠知所先儻因間隙莫不妨除授否比聞士大夫遠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擬往往貧困無以自存朕用惻然趙鼎曰向者車駕親巡海上猶有差除恐於今日未宜遽廢胡松年曰言者但當論除授當與不當耳上曰艱難之際豈可使士大夫失職 浙西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顏與敵戰於

六合縣時金人瀕江犯宣化鎮出沒踰月張俊遣宗顏

潛渡江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為捷書以聞

此據趙
姓之遺

史曰歷張俊曰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
不計數目生擒七十餘人奪到馬二十餘匹

是日承

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遇敵於山陽獲七人

甲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中軍左部統領范溫
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撫州駐劄罷從軍

乙未上曰敵馬近在淮甸而將士致勇爭先至於諸路
守臣亦翕然自効顧趙鼎曰此乃朕用卿等之力鼎曰

盡出聖畫臣等何力之有然大敵在前方懼無以塞責
近日連南夫張守皆有奏牘應辦軍須錢物曾不愆期
上曰自古國家用賢則治若警奏初聞而朕或為退避
之計江浙已邱墟矣 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帛
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郭楫罷先是上命漕司以米
萬石濟接水寨民兵及是旬而未有所顆粒至者侍御史
魏珩言楫不才慢命趙鼎亦奏斥之上曰今日大敵在

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提轄權貨務都茶場郭川等請今臨安府本務將每

日入納錢三分之一椿還見錢關子仍俟客人身到乃

給許之時朝廷降見錢關子為糶本而川等言未有關

防故有是請焉

日歷無此今以明年正月十三日章說劉子所云修入但降見錢關子充糶本

月日前此未見是必與明年二月張絢所奏相關當考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上

曰日蝕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
謹天戒也矸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
以消變者悉舉行之沈與求曰日蝕雖躔度可推然日
為陽類至於薄蝕則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應天變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
意及折可求族屬列銜申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
師渡河即為內援擊敵上報國恩上曰此皆祖宗在天
之靈扶佑所致亦有以見人心同憤也

戊戌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捍禦敵馬次第且言久相持恐其別生姦計已與諸將會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敵必不能遽為衝突沈與求曰晉元帝時兵力未強然石勒寇壽春帝集將士相持三月其下至有勸降者王導拒之敵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 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奏張宗顏過江擊敵馬獲捷事上曰俊每言不敢虛奏邊功恐坐冥報嘗有方士謂俊曰王淵坐誤國之罪為陰司

治之備極慘毒朕未嘗信方士之說果有之乎趙鼎曰
臣在金陵聞韓世忠之言大略與俊合然淵之罪在殺
已降松年曰秦皇漢武信方士之說卒亂天下此可以
為戒上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史噐之言是也
上又曰死生數之大常方士豈能損益 責授單州團
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
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
錄念其父韜靖康間死節京城今子羽罪雖自取然炎

荒萬里毒霧薰蒸老母在家殆無生理誠恐子羽斥死
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
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使量移近地得以自新
三省勘會子羽與吳玠書所論邊事跡狀可考乃復元
官與宮觀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
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温州文學承揚泰三
州水寨參謀趙安節特許赴將來省試安節嘗舉進士
未赴禮部至是以勞補官乞依舊省試特許之

已亥手詔以日蝕來年正旦命公卿講求闕政察理寬
獄詢問疾苦舉遺逸求直言

庚子金人退師

日歷紹興五年正月十二日樞密院劄子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申敵馬自十

二月二十六日節次從楚州路遁走故繫於此日

初右副元帥完顏昌在泗州

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塾鎮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

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良苦下諭約戰敢不

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

此據世忠墓碑增入張浚行狀云烏珠約日索戰公再遣

世忠麾下王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敵宵遁二書差不同今且云敵遺世忠書更須詳考但碑載此事於世忠凱旋之後則誤也日歷通書人乃王愈王德而墓碑云張軫王愈亦須詳考

為世忠所扼會天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簽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輩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他未可保也况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

其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

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

何備龜鑑惟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禹實領右揆之命當

時玉音宣諭謂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是移張俊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敵人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貝勒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敵衆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烏珠有張樞密在此之言金人相顧失色敵於是雪夜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死鏖戰我於是李家灣之捷前乎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乎江上之勝亦此魏公也

人無愚知作之則奮師無利
鈍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辛丑詔葬祭浙西江東二軍之死事者如淮東軍趙鼎
因言比張浚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
奔命無敢不虔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
命此固美事然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
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 刑部尚書章誼兼權戶部
尚書 左朝奉郎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進秩一等
以應副軍需不擾而辦也 是日秦州陵亭水寨馮定

捕敵三十九人

壬寅侍御史魏矼試秘書少監矼乞依本省官例從便
許之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張絢
守殿中侍御史臨安府供職 權尚書戶部侍郎劉岑
充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以岑引疾有請也 倉部員
外郎章傑福建路措置糴買公事 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
乞命諸將分道進兵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不

二三年則中原之地大河之南必先為我有矣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
江上故也明州觀察使司統制關外軍馬揚政為武康
軍承宣使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
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陞秘閣修撰川陝宣撫
司奏殺金平之捷乞優異推恩故有是命 是日金人
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將
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鎮遇敵千餘騎敗之

甲辰淮西宣撫司將官王順引兵至泗州之南得敵所
獲老弱二百

是月偽知光州許約攻石額山寨破之小校承信郎陶
甫率遺民奔黃陂縣詔以甫為成忠郎閣門祇候充黃

州准備將張昂守山寨凡五年

甫除將官在明年正月丁卯

初通

問使直龍圖閣張邵既不降金人自燕山移邵居會寧
府兵部侍郎司馬朴右文殿修撰崔縱奉議郎魏行可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郭元邁皆在焉時金新立國向

慕文教土人多從邵受書生徒斷木書於其上捧讀既過削而復書邵又以易講授學者資用稍給

此據邵行實乃紹興

四年事故
附此年未

是歲四川總領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而吳玠一軍費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緡宗子不屈等賜名者二十有三人補南班者四人班行十九人福建廣西兩浙夔州路上戶部戶口陞降數廣南東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三萬餘丁

口二百一十三萬餘成都府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一十三萬餘口二百三十四萬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

原書作兀木
誤改見卷一

貝勒

原書作孛堇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鐘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

歲次己卯 金熙宗宣天會
十五年 偽齊劉豫阜昌六年

春正月乙巳朔

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 是日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監

宗弼與偽齊之兵既退乃遣人報偽知濠州趙榮榮率

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偕去出北門市人尚未

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而

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便壽亨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是金人在江北者盡去矣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臣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金人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

淺今乃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敵馬方卻而浚已
能為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
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
遁去也沈與求曰臣聞諜者言劉豫誘金人以我諸大
將有不和者故擁衆南來直欲渡江今陛下下詔親征
而中外協心共濟國事則敵之初謀盡伐矣宜其遁去
也師克在和誠見如此 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已退
緣淮南之人多為敵所拘兼於山間水面結集保守又

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投歸尚留敵寨及時暫逃避在
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偽民社以收復
州縣為名肆行剽掠妄有殺戮或執俘級僥倖賞典使
吾民被害重于寇盜乞預降德音并戒飭黃榜以付張
浚詔以章示浚如所請 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
令取見元數比做鄰近田畝所收租課及屋宇價直量
度適中錢數出榜召人實封投狀承買拘催價錢起發

日歷無此今以四月
二日總制司狀修入

戊申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兼權直學士院
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顯謨閣直
學士知泉州連南夫進職一等守奉詔變易度牒得錢
百餘萬緡會有旨調海舟百艘守因請以其舟載錢三
四十萬應副朝廷使用南夫亦盡起本郡經制常平錢
物赴平江中書門下省奏二人供億調度曾不愆期詔
以憂國愛君宜加褒寵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知泰
州趙康直直秘閣樞密院言敵犯淮甸廬州禦敵有功

泰州措置得宜淮西帥仇愈已除待制乃命廬州守禦官屬各進一官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出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

王綯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澂
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
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焉 詔淮南州
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
官物並與除破 左朝散郎何洋通判池州時滁州初
經殘破民未復業乃以洋知滁州洋撫循居民興建學
校民賴以安 張浚赴行在奏事命江東安撫使呂祉
留行府收接江北文字 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

諒引兵入楚州

庚戌侍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則事省事既省百姓自然安矣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無幾豈堪其擾也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既是等第人戶必自愛惜豈肯擾民王安石但見差衙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但差役之

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詔百司從便官吏限三日赴
臨安府供職是日淮西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
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北歸
命師回延壽殿後二人皆驍將也淮西宣撫使張俊謂
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
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憫偕往敵且渡遂薄諸河敵衆
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為浚
既降乃悟曰吾以為張樞密乃關西也

熊克小歷載此事以為張宗顏

追及之趙牲之遺史止稱王進一人今從光世捷奏增入日歷正月十二日丙辰劉光世等申敵馬于正月一日渡淮盡絕與此

捷奏不同當考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為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沈與求曰雖堯舜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小人在野此所謂得宜也遣內侍趣張浚還行在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晏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
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曾祖母加封從之 詔省試展
用今年六月鎖院以行在百司不備故也 淮東宣撫
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于盱眙

壬子詔募僧人收瘞淮南客死者每百人以度牒一道
給之 集英殿修撰新知太平州劉岑改充右文殿修
撰尋奉祠以侍御史張致遠論其得罪名教也 中衛
大夫揚州觀察使淮西宣撫司摧鋒軍統制趙秉淵貶

秩五等統領官武功郎楊貴除名勒停以宣撫使劉光世劾其縱掠和州水寨也言者復奏二人之罪且謂陛下親總六師凡渡江擊敵無問擒斬之多寡皆旌賚有加惟恐踰時二人之罪無所逃死尚稽誅棄是謂有賞無刑不惟朝廷負姑息之名光世自此亦何以令其下望令光世押送二人付之廷尉速正典刑乃詔貴處州編管秉淵更降二官

此月庚申再行遣

癸丑左迪功郎樞密行府書寫機密文字張松允為左

承奉郎松允浚從子上召對而命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淮東宣撫司遊奕軍同統制張榮丁母憂詔起復

甲寅詔諸路提刑司驅磨所屬州縣去年收支茶鹽錢數如有違法支使責官吏陪還拘收赴權貨務仍命戶部以驅磨最多處申朝廷推賞稍有隱庇滅裂亦許按劾用言者請也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詔沿江諸路監司帥臣李

謨等十人各進官一等以樞密院言應辦大軍宣力故也其諸司屬官諸州通判州縣當職官實有勞効者令

逐司保奏等第推恩

日歷無此今以二月二日江東安撫司奏狀所云修入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

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

與臺諫固同一體無二致也譬之一家其保家之子既為之區處衆事訓飭長幼而其呵護非常攘卻外禦者則責之強勇子弟期至于家之寧輯而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謹之于

進退之初則敗事聽功者必少雖臺諫無所論列可也
惟其孔跖雜售梟鸞不分是以臺臣不無排擊之紛紛
而是非交攻至于上動睿聽也其弊蓋在宰相任恩而
不任怨耳太上皇帝先責于宰相相宜矣臣愚以為聖祖
書成非獨可為子孫方來之法凡為
宰相者亦當敬書諸紳奉行周旋

丁巳詔江北敵馬已退應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具
利害聞奏 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寇宏依舊知濠
州宏棄城至平江府匿民巷不敢出邏者以聞上召見
問以淮南事宏戰灼不能對乃命帶舊職隸劉光世軍
事定別聽旨至是光世請遣之尋又詔濠州官吏軍民

自宏出城之後權時從偽非其本心今既復歸其日前

罪犯一切不問

後詔在是月壬申趙姓之遺史云朝廷以孫奕不當代楊壽亨黜監徽州酒務

日歷正月壬申勘會楊壽亨孫奕保全城壁忠義可嘉與此不同當考

詔權貨務每日

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用權戶部尚書章誼請

也

事祖見去年十二月丙申

時州縣以關子抑配民間充糶本權貨

務又止以日納錢三分之一償之阻滯者多人皆嗟怨

故誼以為請

此以張絢所奏增入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敵雖退遁然南北

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
還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
上又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
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
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
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為者謹當以次條畫奏

稟

何補龜鑑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讐未嘗不有
此死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

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尋邑昆陽
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盛可謂志于恢復

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脩器械內修外攘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令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祜傳造盾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碗以旌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間諜其志蓋未嘗不在鉅鹿也

詔戶部支金一千兩

付樞密院激賞庫充激犒使用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船興四年趙鼎以元樞為

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運司臨安府又取二十萬緡行有日矣會鼎拜相使事即罷不復差官鼎為姦利效尤京黼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自是得事進獻因以侵漁內結諸宦外交諸將養交持祿首尾五年御史謝祖信論鼎過惡數章內一事云盜官錢八十七萬緡蓋此錢也按日

歷今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左僕射趙鼎等奏蒙恩除
都督諸路軍馬有合奏請事一川陝荆襄都督府事務
在府官吏兵將官物等合併歸本府有旨依奏據此與
勝非所云差不同當是浚罷都督鼎再相而始併督府
錢物入激賞庫耳
今附此更須參考

命江東帥漕司繕治建康行宮修

築城壁湏管日近了畢其省部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
務從簡省毋得取給於民時上將還臨安故有是旨

詔行宮留守司放行常程事務既而都省請就用留守
司印應合行事並依本省自來體例諸路申奏并合受
理詞狀應得條法即一面行遣如法所不載合取得旨

事即申奏行在應給降黃牒勅榜內宰執幫衙孟庾書

押從之

都省奏在是月乙丑

是日右從事郎知嘉州龍游縣李

孜將家往興化寺觀燈觀者填壅寺門石梯高峻孜命

從者扶之士女墜磴陷胃裂腸而死者百餘人修職郎

劉庠將仕郎邵降年皆死孜坐送獄抵罪

五月二十三日丙申宣撫

司奏其事得旨令趣具案不知後來如何行遣

己未德音降淮南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應投降
女真漢兒除已等第補官外仰諸軍並行存恤應招捉

到京東西陝西河東等路簽軍許令從便應見任官退
避在山水寨保聚百姓之人令宣撫司開具推恩應山
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兌稅役十年其不係團結而嘗經
敵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應因陷敵操行不屈忠義顯
著衆所共知之人令逐州長貳保實聞奏

庚申行宮留守孟庚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留守
司依舊其官屬並罷 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
按仍令憲臣躬親按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土兵射士

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用樞密院奏也

辛酉勅令所刪定官謝祖信試監察御史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盡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制曰朕觀自古奸臣惡人議已必罪言者以肆志而作威至於身不免而國家受其禍此古今之大患也伸操守剛正論議凜然方朕纂服之初置

相不善爾任御史力疏其奸乃見貶於強敵方張必不可守之地爾之沒也可謂重不幸亦豈獨彼奸之罪也哉念之盡然悔不可追諫議大夫之秩時所貴重姑假此名旌爾忠直庶幾少慰乎泉下尚其不昧體茲至意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辯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誣謗過自畏縮况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桓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

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况于毀乎浚曰陛下于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

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上以諭輔臣趙

鼎等贊上誠得馭將之道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

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猶在朕敢忘此憂

乎

上語在是月丙寅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高祖

叔天下豪傑願指氣使如驅羣羊權略固高遠矣韓

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敗乃事大抵以數術馭

者其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于誠信雖

辭色閒暇無不披靡震驚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折服

其心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

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俊

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卿初見

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貲何如曰貧甚嘗從

陛下求袍以禦寒上曰今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

下所賜上曰卿既如此宜思自効而有羨于劉光世何耶俊惶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與事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路床洗以名布執為得體乎

權尚書工部侍郎蘇遲充徽

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遲引年告老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喻樗為秘書省正字

熊克小歷趙鼎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

時有言今託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樗改官除正字按樗改官在去

年九月壬申又先已從辟為江西大制司及都督府屬官不應云乃不見知今不取

詔諸路常

平司拘收者戶長雇錢計綱赴行在有擅用者依上供

錢法初議者請并典吏雇錢不復支給戶部言恐無以

責其廉謹乃不行

癸亥參知政事行宮留守孟庾上表請車駕還臨安府
駐蹕許之 起復檢校太傅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
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太尉定江昭慶軍
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俊
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各賜銀帛三千匹

兩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孺人者三人冠帔五道 右奉議郎張九成為太常博士 趙鼎薦之也 命尚書倉部員外郎章傑檢察福建廣

南東西路經費財用公事尚書省因奏委傑起發兩路

茶鹽錢赴行在其擅用者皆責償之

此月甲子降旨

賜故保

義郎楚州鹽城縣海道水軍將領朱欒妹銀五十兩欒追擊敵軍傷重挾一敵人赴淮死欒無妻子知縣事劉舜士言於朝故賜之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瓊拔光州執偽知州武翼
郎許約金人之犯淮也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
淮至芍陂乃摘輕兵由間道徑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
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衆援之瓊說約降不
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
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上謂大臣曰約為劉豫結
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
當貸之乃遷約一官監南劔州鹽稅

熊克小歷載此事
以甲子為奏至之

日誤也日歷正月二十六日庚午劉光世奏正月二十
日晚收復光州甲子二十日蓋克誤以收復之日為奏
至之日爾克又云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亦誤
據光世所云乃是聲言過淮若已渡淮而北乃復還攻
光州則太迂遠矣
約二月辛酉轉官

乙丑罷淮南茶鹽提刑司置提點兩路公事官一員兼
領刑獄茶鹽漕運市易等事應合行事如發運使例以
直秘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澄提點淮南東西兩路
公事填叛置闕仍命赴都堂稟議訖之任尋以澄應副
岳飛軍儲之勞進職一等

澄除職在
二月丙子

詔戶部進銀萬

五千兩赴內東門司為教閱三宣撫司官兵之費直
顯謨閣曾紆陞職一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再進
一官岳飛之復襄鄧也二人以餽餉愆期貶秩上手詔
二人若應辦足備飛成功當不次除擢如依前違慢有
悞軍期邦有常刑朕不汝赦二人惶恐受命暨飛奏功
乃復其秩又例進一官中書門下省言賞未酬勞故有
是命 太府少卿馬承家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罷
時言者論警奏初聞承家陰懷苟免而良臣自知應對

失詞乃張大敵勢恐動朝聽謂敵有長平四十萬之衆
勸朝廷有擇禍莫若輕之說奮臂宣言無復忌憚非陛
下明斷不懼不疑則墮賊計中為害不細由是二人並
罷既而侍御史張致遠又論良臣與其副王繪所得恩
數忝冒太甚乃詔各予二資恩澤其非實過軍前人皆

裁削之

是月丙寅己巳兩次
降旨裁削今聯書之

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曾開知廣州開坐累久廢至是起用之 詔

江浙諸郡守臣銓量沿海沿江巡尉老病疲懦之人擇

見任官材武者兩易仍令吏部今後審量差注

丙寅詔淮南諸州荒閑田段並令宣撫司經畫耕種相兼應副軍中支用仍置圖冊立界分將來人戶歸業驗實給還左宣教郎閻邱昕充御史臺主簿用侍御史

張致遠薦也

昕已見三年四月

詔通太平江池州守貳各減

磨勘三年以樞密院言通州措置料角及存郵亭戶太平等州應辦大軍理宜量行推恩故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通州自聞警報守臣蔣璨未嘗輕動又應副王

進李貴二軍宣力居多今例減磨勘一年恐無以示勸

乃進璨一官為右朝奉大夫

璨正月癸酉轉官

丁卯金國安州團練使知遼州程師回特補武功大夫

忠州團練使金國解州刺史張延壽特補武翼大夫貴

州刺史仍並充神武中軍正將

二人除將官在是月巳巳

戊辰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

其却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

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

稷之幸也 詔承州權廢兩縣和廬濠黃滁楚州各廢

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簡少省其繇費也

樞密院奏陝西官吏軍民昨緣金人逼脅遂陷偽邦

盖非得已詔川陝宣撫司務以恩信招來仍出榜曉諭

此奏當是張浚再入樞府恐諸
叛將反側不敢歸故有是請也

詔沿江諸軍疾病者

令所在州賜錢人一千扈衛及殿前司神武中軍令戶

部支給 右朝散郎知滁州何洋言本州累經殘破乞

將上供及應合進貢之物並蠲免二年從之 詔權立

諸路水陸綱運綱官酬賞格凡金綱八萬緡或銀五萬緡他物直二萬緡以上計程三千里無違欠者遷一官以下九分至一分其酬賞每分皆為九等

此據慶元
隨勅申明

後

詔自行在部軍需至外路者其酬賞皆比附而差損焉

後詔在三
月戊子

已巳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

立學官之本意故罷

庚午都督府前軍統制王進為福建路兵馬都監時賊
周十隆為神武右軍將官趙祥所破遂犯汀循梅潮等
州朝廷恐其滋蔓閩廣故命進帥所部會江西廣東諸
將合擊之仍權聽福建帥臣節制 海賊朱聰以舟師
自潮州入廣東焚掠諸縣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
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

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將皆在其中
盖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姦謀使其
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慊然
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効死鼎曰臣
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
權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
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義氣相許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讐小嫌何足校昔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為

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懽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上命近侍出內金盤尊斝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飲之醕并所飲器賜之陞辭而退與求曰將帥國之

爪牙推轂授師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之卮酒而親
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
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迺
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妻漢國夫人向氏俊
妻華原郡夫人魏氏並特給內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
帥府以來俊常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在左上

右者獨楊沂中而已

中興聖政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
南潘美輔之奏事殿中以劍賜彬

曰副將以下有犯卿當斬之美悚慄而退創業之初命
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

私關使耳餘渾濬之徒忿忮自息不失為廉簡郭李之賢與太祖威令事異而意同馭將之法當如此何備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荆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癸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試太府少卿右朝請郎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王純為吏部員外郎左朝請郎董弁為度支員外郎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郭執中行兵部員外郎執中元符末以上書故入邪黨籍張浚在川陝以執中知嘉州至是召用之是日偽齊知亳州

州馬秦引兵犯光州承信郎權主管州事王莘率眾拒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斬賽以所部援之時劉麟既北歸西北大恐麟乃率其偽官屬上言中原制江表其為形勢與強弱逆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强者能自保一隅遇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一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蕭銑為唐所

滅周世宗翦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
下合屬去處曉示豫以其言榜於偽境 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言比者陛下親總
六師遂訖却敵之功則天意固助順矣乃今歲正月朔
日有食之漢策宣帝有言曰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
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濫器物何況于日虧乎是則正
旦之食災異尤甚然以今日之事言之臣知天之仁愛
人君欲扶持而安全之也天意若曰敵兵遠遁行朝粗

安正宜儆戒之時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固無所不至矣臣願益加聖心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凡可以仰答天戒俯慰民情者必力行之違于天拂於民者必力去之期於保固洪圖紹隆丕緒以為萬世無疆之福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以所置淮東田于淮西對換上許之敦復言淮西累經兵火正要安集存撫稍有騷擾則百姓不得奠居依前不得成藩籬矣光世為一路大帥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利便事先乞換易私土似為未

便且淮西州縣皆光世所部標撥田土光世必遣人揀
擇州縣必惟命是從豈復更問是空閑不是空閑也光
世先在淮東置田之時其所遣幹當使臣等惟擇利便
膏腴者取之致民間多失舊業此衆所共知不審光世
知與不知也今又欲易淮西田則其所遣幹當之人及
州縣之吏夤緣為奸豈止取民三百頃而已耶使兩路
瘡痍之民皆重罹殘害豈不失人心乎今光世以為私
田即不復招誘人民歸業也且敵兵方退遽有此請豈

非謂朝廷不敢不從邪恐非光世自為之必其屬官有
誤光世者比岳飛以其屬官輒以私事干請於朝旋請
加罪中外翕然稱美謂有古賢將之風光世平日自處
必不在岳飛下望以臣所言示光世且令為朝廷經理
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之計中興有期何患富
貴之不足私計之未便邪今所降指揮於朝廷之紀綱
大將之舉措皆為未得恐非所以愛光世也

劉光世乞
換田事日

歷不見岳飛劾劉康年
在此月八日故附月末

是月金主晟卒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左副元帥宗維以

晟命立安班貝勒都元帥亶為嗣謚晟曰文烈皇帝廟號

太宗命諸郡邑皆立晟之靈拋盞燒飯吏民成服及禁

音樂一月而罷葬豫陵

張滙節要紹興四年冬烏奇邁以病死時大兵相拒江上不敢

發喪至軍回于次年方普告諸路苗耀神麓記曰烏奇邁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見佛自東方隨日而出現從者皆觀而瞻禮烏奇邁問汝等見甚皆云見佛像在日傍雲間言未訖烏奇邁昏困再病中風僵仆殂于明德宮二書不同而耀所言頗悉今從之別書又云丙辰年烏奇邁

初太祖旻有約兄終弟及復歸其子

死蓋誤今不取

及晟病其長子宗磐自以人主之元子欲為儲嗣旻之子宗幹言已乃武元長子當立宗維言已於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晟不能決者累日宗室完顏勗者受師於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粗通文藝奏曰臣請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却令太祖子孫為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安班貝勒以為儲嗣今年十有五矣宗維乃止監軍希尹利其幼弱易制宗幹亶伯父且妻其母如已

子也遂共贊成其事

此據苗耀神麓記修入但耀以安班為按節蓋誤今正之亶已見

建炎元年九月洪皓松漢記聞長子宗磐與固倫尼瑪哈爭立尼瑪哈以今主為嫡遂立之今主勝果之子勝

果早卒其妻為庫堪所叔及忌標字三即宗幹小名與耀所云皆合 亶既立追謚其父宗

浚曰景宣皇帝宗浚即勝果勗昌弟也初金太宗晟嘗

下詔改正官名而未畢至是置三省六部畧仿中國之

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

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

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

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判同簽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事六部初止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
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
注太常寺置少卿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
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
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為榮官無磨勘之法每

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略也

熊克小歷初奉使守文虛
中留其國至是受官為之

參定官制洪适撰其父皓行述
云虛中為詳定禮儀使云云

亶又升所居故契丹西

樓為上京號會寧府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
燕至汴千三百十五里自汴至泗

千三百
四里

封左副元帥宗維為晉國王皇伯宗幹為秦國

王宗磐為宋國王皆領二省事封右監軍希尹為陳王

除尚書右丞相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為尚書右丞

相山南西路兵馬都部署高慶裔為尚書左丞河南東

路兵馬都部署蕭慶為尚書右丞宗維希尹既罷兵

以慶裔與慶本二人腹心故解其外任

苗耀神麓記稱
宗磐除尚書令

宗幹錄尚書事宗維除丞相
完顏鼎除右丞與諸書不同

又封右副元帥宗輔為冀

王遷左副元帥左監軍昌為魯王遷右副元帥右監軍

宗弼為瀋王遷左監軍陝西經略使薩里罕為右監軍

熊克小歷稱烏舍前自右副元帥除左丞相蓋誤希尹
自丙午至甲寅止為監軍未嘗除元帥也雜書又稱尼
瑪哈為都元帥及與秦宋二王
爭權恐誤詳見紹興七年七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烏奇邁

原書作吳乞買
誤改見卷一

勝果

原書作聖果本卷後又
作繩果並誤改見卷九

安班貝勒

原書作諳板勃極
烈誤改見卷二

固倫尼瑪哈

原書作固倫黏
罕誤今改正

庫堪

原書作固剛
誤今改正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
誤改見卷十一

烏舍

原書作悟室
誤改見卷一